東北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創刊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三日 星期三
第一〇三期
定價 每份一元 每月廿元
夏曆丙戌年三月二日

本報招考速記員
名額——四人（性別不限）。
資格——中等以上學歷並具有熟練速記技術者。
待遇——經錄取，按技術熟練程度，從優待遇。
考試——隨到隨考。地址在海龍東北日報社。

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出 關於部隊機關生產指示
開展生產運動減輕人民負擔改善部隊生活

（本報訊）中共中央東北局為減輕人民負擔，改善部隊生活，於三月十五日發出「關於部隊機關生產指示」，原文如下：

各兵團各級黨部：

（一）我東北民主聯軍已有三十餘萬，在日本十四年的壓榨和戰爭的破壞之後，軍隊供給若全部仰給於人民是很困難的。因此各機關部隊應根據以前在各解放區大生產的經驗，立即迅速發動與組織機關部隊的生產運動，以改善部隊生活與減輕人民負擔。

（二）必須使全體指戰員首先是幹部了解我軍之成為人民的軍隊，除紀律良好密切軍民關係外，還必須在勞動的實踐中提高指戰員的群眾觀點與勞動觀念，因此在生產開始時，在部隊中特別是在新部隊中，應進行深入的關於生產的思想教育和動員。這對於生產運動的成敗是有決定意義的。

（三）除負有重要作戰任務集中行動之兵團外，一切機關部隊都應明確規定自己的生產任務，並按具體情況各自定出自己的具體的生產計劃。

（四）從今年下半年起（即七月起）各機關部隊依其不同的情況，要做到伙食費的自給或大部自給。並生產能夠自給兩月以上的糧食，用以作為本單位的生產基金，改善戰士生活和戰士分紅。

（五）旅級以下只准經營農業、牧畜業、輕工業、手工業的生產，及舉辦生產消費合作社，軍區縱隊以上除經營上述生產外，可組織較大的工業生產等。生產機關之生活應完全自給，一切生產人員應完全服從政府之法令。

（六）為密切軍民關係，發揚軍民友愛精神以及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傳統，在今年春耕中，不論任何機關部隊人員，均須根據其各自具體環境及利用戰鬥與工作之間隙時間，無報酬的幫助群眾生產（至少五天），在各種生產中與群眾合作，向群眾學習生產經驗。

（七）各地區應根據這一指示及本地區的實際情況，靈活執行之。一年之計在於春，希各級抓緊時機切實執行為要！

中共中央東北局 三月十五日

東滿鐵路管理局 首屆行政職工會議閉幕
東滿鐵路職工總工會正式成立

（本報訊）東滿鐵路管理局為了提高工作效率，迅速恢復正常交通，改善鐵路員工生活，特於三月十九日召開了東滿鐵路第一屆行政會議暨臨時職工代表大會。會議共開了九天，已於二十七日勝利閉幕。到會代表為東滿鐵路各地工人代表及各鐵路分局科長以上之行政人員、各段長、各站長參加，共一二六人，代表着東滿兩萬多鐵路員工。特別是朝陽川、圖們、臨江等地的工人代表，不辭辛苦，從很遠的地方趕來開會。三月十九日上午舉行開幕典禮，大會通過毛主席、朱總司令、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將軍、彭政委、人民自衛軍司令周保中將軍及張學良將軍等九人為名譽主席團，並推定郭局長、通化分局徐局長、工人代表王玉山、徐振海等十一人為大會主席團。其後由孫副局長致開幕辭，他首先指出東滿鐵路管理局是在爭取和平民主及迅速恢復交通的要求下成立的，繼又簡述了全體員工為了恢復延長二千四百餘公里的東滿鐵路交通，幾個月來忍飢受凍的工作情況。並着重說明，這就是共產黨及東北民主聯軍對交通事業的重視，目前的事實，無情的粉碎了國民黨內反動派誣衊我軍破壞交通的無恥謠言。我們不僅注意交通事業，並且要大家作管理鐵路的主人。最後他特別提到：這次大會，要以徹底民主的精神來討論如何改善員工生活和解決其它一切問題。孫副局長報告後，即由工人代表王玉山、徐振海等相繼講話，他們說：「今天開的會和偽滿時代完全不同，過去是說會，今天是開會。」在他們的談話中，對於十四年的亡國奴生活，感到非常的傷心，對於今天的工作，則充分顯露出一種真正作了主人翁的快感。正有如徐振海所說：「十四年來，我沒有上台講過一句話。民主聯軍來了，就把我這個工人選為縣參議員，親自選舉了縣長。今天參加這個會，站在這裡講話，我感到非常的榮幸」。

就在這大會的第一天，代表們即提出反對「磨洋工」的口號，一致認為今天是替自己作事，不容再有「磨洋工」的現象。

大會第二天討論組織機構及改變日本名稱問題。對於過去重疊的組織機構及繁瑣的手續，都加以革新，加強下級組織，發揚員工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大會第三天上午由孫光先生報告工會的任務及與行政的關係，提高勞動熱情，遵守工作紀律及改善工人生活等。當天下午討論工資的時候，會場氣氛特別熱烈，因為這是與每個員工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問題。先由大會秘書處根據現在一般的生活水平，提出了規定工資的標準後，即分小組進行討論。在三天討論中，員工們充分的表現了愛護鐵路的精神，他們說：「只要夠吃就行了，民主聯軍又不是擠着銀子金子來的。」他們是瞭解到今天鐵路局的經濟困難。因此，在大會第六天，主席團的徐局長（通化分局長）把各小組的意見歸納起來，徵求大會的意見的時候，大會都一致表示贊同。這次民主規定的工資如下：工資採取半實物半貨幣辦法，每人每月貨幣工資，最高為六〇〇元。最低為四〇〇元。每人每月房租費四〇〇元。此外，還有實物津貼：重勞動者每人每月糧食一〇〇斤。輕勞動者八五斤。如家庭有三口人以上者，每增加大人一口，每月增加糧食二二斤。小孩一二斤。每人每月領煤五〇〇斤。除了這兩種津貼外，還有服務年限津貼、勤勉津貼、技術津貼等。

大會第七天由郭局長作總結。他對員工團結、幹部分配、工資，以及發展員工副業，行政與工會關係，都分別有所論列。第八天舉行閉幕式。各代表一致表示，要將大會精神帶回去，努力把鐵路事業辦好。並通過向延安毛主席、朱總司令致敬電。對於國民黨法西斯派暗殺東北人民領袖李兆麟同志，大會通電全國，提出嚴重抗議。大會第九天，以民主方式成立了東滿鐵路職工總工會，並選舉孫光、劉玉峰、王玉山、徐振海等十五人為總工會執行委員，孫憲軍、李廣新等七人為常務委員。大會又通過以總工會名義向從自衛戰前方轉運來的傷員同志表示慰問。這樣，隆重的東滿鐵路行政暨職工代表大會就在狂熱的歡呼聲中結束了。（李世彬、陳範）

【本報訊】東滿鐵路行政大會暨職工臨時代表大會開幕後，各界人士紛紛贈送錦旗和慰問品。許多機關更給大會送猪、送大米，送白麵。東北局和後勤部，還設宴請大會代表們聚餐。東北文藝工作團為了慶祝大會的成功，特派抒暉同志從磐石來梅河舉行木刻展覽。東北軍政大學和李紅光支隊宣傳隊亦從通化趕來梅河，和高、初級小學校及朝鮮婦女會輪流組織晚會，保證了大會代表們每天都過着娛樂的生活。特別是東北軍政大學劇團演出的「平安無事」和「舊恨新仇」博得了觀眾的好評。很多觀眾看了這兩個劇後，流了不少的眼淚，把手巾都擦濕了。一個鐵路上的職員說：「我們永不忘這些亡國奴的痛苦，我們今後要努力工作，大家把祖國建設成一個獨立和平民主強盛的國家，不允許誰再欺侮咱們。」

為李兆麟同志被害事件 大會通電全國嚴重抗議

重慶國民政府主席、各部院長官，延安毛主席、朱總司令，全國各機關團體、各報館、各抗日部隊將士，全國各界仕女公鑒：

正當我們一百多個鐵路行政和職工代表群聚一堂，共商如何提高工作效能，改善員工生活和保證交通運輸的時候，驚聞李兆麟將軍被國民黨特務份子殺害的消息，全體代表除痛悼李兆麟將軍光榮殉難外，特代表全東滿二萬餘鐵路員工，向全國呼籲正義，要求保障人權，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嚴懲兇手。

李兆麟將軍是前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總指揮，十四年來，他沒有離開過東北抗日的最前線，是全東北特別是北滿人民在偽滿黑暗統治中的明燈，是人民所最愛戴的領袖之一，也就是敵人、特務、漢奸引為最心腹之患的眼中釘。八一五敵寇投降，全國方慶民族解放，而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卻倒行逆施，戰爭罪魁不逮捕，漢奸特務不懲辦，反而委漢奸偽軍任大官要員，卻繼續迫害人民，對於抗日將士和抗屬，則加以撲殺殺害。直到目前為止，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毫不顧全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的要求，違反雙十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繼續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武裝進攻解放區，屠殺抗日軍人將領，箝制人民言論自由，搗毀輿論機關，毆打社會進步人士，挑撥中蘇美友好關係，企圖由此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造成大規模武裝衝突，以便竊取人民抗戰的果實。

我們認為李兆麟將軍的被害是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一連串反共反人民醜劇的最高潮的一幕。為了保障世界和平，制止內戰，爭取民主、和平、團結、繁榮的新中國的實現，我們呼籲全國同胞主持正義，一致要求國民黨當局實現：

（一）嚴懲兇犯，並追究主謀者，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類事件。
（二）為兆麟將軍舉行國葬，將兆麟將軍生平史蹟交國史館保存，撫恤兆麟將軍之家族。
（三）取消一切特務機關，保障人權，保障人身自由。
（四）停止武裝進攻解放區，以和平方式解決東北問題。
（五）迅速實現雙十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之決議，實行地方自治。
（六）改組國民政府，清除反動派，組織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聯合政府，實行還政於民的諾言。

我們堅信，少數反動派的倒行逆施，是無法抗拒大時代的洪流，只要我們全民族一致團結起來，實際行動起來，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很快就會實現，我們代表全東滿二萬餘鐵路員工，誓願踏着先烈們的血跡，武裝保衛東北，擊潰任何侵犯人民利益的陰謀進攻！為完成兆麟將軍的未竟事業而奮鬥到底！

東滿鐵路第一屆行政會議暨職工臨時代表大會全體代表叩

本溪礦工生活煥然一新
清算鬥爭勝利後工會組織日益發展
民主政府幫助下工資水準空前提高

【本溪訊】本溪煤礦工人在八一五解放後，英勇的站立起來進行鬥爭。截至一月底，僅據不完全的統計：進行了反奸清算等鬥爭二十多次，獲得鬥爭的果實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五百五十元及豬五口。翻身鬥爭中，工人認識了組織起來的重要，大批參加了工會。從去年十二月本溪總工會正式成立後，現已擁有一萬多會員，十多個分會。

日寇投降消息剛一傳出，在本溪煤礦工作的被俘的義勇軍和八路軍人員，立即領導工人舉行了武裝起義，前後參加東北人民自治軍的不下萬餘人，並有很多先進工人，榮任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民主聯軍」×旅三團政治處主任陶守崇，就是本溪的礦工。在總工會的旗幟下，為了保衛工廠礦山和工人切身利益，二百工人參加了工人自衛隊。

經過民主政府和工人的共同努力，著名的本溪煤礦已於十一月三日正式復工，工人生活待遇已得到了改善。偽滿時期，採炭工人每人每天工資平均三元，還必須扣出伙食及其他等費。現在每人每天平均十七元，還由公司方面發給食糧和燒煤。過年過節工人都得到了救濟。過去工人沒有衣服穿，不得不披着麻袋下坑，復工時公司發給每人一件棉衣，現在工人都穿上了棉衣，已經看不見裸體赤足的現象。過去每天被迫工作十六小時，兩頭不見太陽。現在的工作時間八小時，作完了一定的活還可以提前上坑。疾病死亡率也比從前大大的降低了。過去每天都可以看到往外抬死人，現在除了嚴重的老病外，很少有死掉的。

工人的政治地位已經得到顯著的提高。有五個工人代表被選為本溪市參議會的參議員。總工會副主任高崇義最近又被選為三區副區長。工人不僅有說話做事的權利，而且開始參加管理工廠，僅煤礦公司採炭部就有三十多個工人擔任職員。工人感到自己是礦山的主人，他們更加愛護工廠。煤礦工人吳建業每天堅持做兩班工，工會怕損害了他的健康，勸他少做些，他說：「現在是給自己幹活，應該多作些，不要說還多給工資了。」因為有了時間和生活得到改善，加以工人覺悟程度的提高，他們便更加關心國家大事。在工房裡也開始了讀報，工人們議論說：「國民黨可別在東北打內戰了，再打內戰咱們工人就不會有好的生活了。」

本溪總工會目前正領導工人繼續開展反奸清算運動，改進和健全各分會，並努力解決工人失業問題，使失業工人轉業或轉入農業生產，對已復工的分會（如茨兒溝、柳塘）提高工人生產熱情，組織生產運動。培養工人幹部參加管理工廠，舉辦工人幹部訓練班及工人學校，利用下班休息時間，進行政治文化教育。現在已有吳建業、王化東、王文志三人自動報名擔任遼東日報通訊員。

大泉源區農會會員 反對地主違法增租

【通化訊】大泉源區大黃溝地主任萬發，去年買了劉姓的一塊土地。這地裡有一所新建的廠房，是劉姓地主送給他的老佃戶陳洪發弟兄的，並未隨地出賣。不料任萬發見財起義，異想天開的想將這所廠房巧奪過來。在開春與陳洪發訂立新租約時，竟無理要求陳姓在三年後將廠房無條件歸他，陳姓不允，他就要將租額由十五石增至十七石，並且在立約時又強要將約面租額寫成二十石。人家問他為什麼？他說：「政府要減租現在寫成二十石，秋後我只收你十七石，就算減了，不然你就別種我的地。」他這種違犯法令，不講道理的行為，致大北溝、小北溝、上道嶺子等處農會會員聞知後，都憤憤不平。於是本月十日大家聯合起來，和任姓開了一個講理大會。在大會上經佃戶陳洪發說了事情發生的經過，並經證人證明屬實後，群情益加不平，在人證物證與群眾力量壓制下，任萬發自知理屈，不得不承認錯誤，接受大家意見，允許將土地仍歸陳洪發租種，租期五年，租額應依新法由十五石減為十一石二斗五升，佃戶保證交租子，廠房出賣權歸陳姓，後即召集主佃雙方當場立約保證，任萬發不得干涉。事後老百姓都說：「有民主政府的地方不說理是不行的。」（丁亞）

晉綏各界 連日公祭李兆麟等烈士

【新華社晉綏三十日電】晉綏各界於二十八日追悼並公祭東北人民領袖李兆麟、郭亞臣及其他被難烈士。一致抗議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的血腥罪行。是日公祭人群川流不息。忙於春耕的農民亦紛紛派代表遠道趕來參加追悼。軍區陳漫遠參謀長指出：「法西斯反動派與廣大人民是勢不兩立的，為紀念死者我們要堅決消滅法西斯一切勢力。」邊區高等法院孫良成院長，列舉國民黨內反動派出賣東北的事實，質問反動派有什麼道理害死在東北堅持抗日苦戰十四年的人民領袖，與抗日志士。最後他說：「今天追悼李郭諸烈士，我們要求蔣介石取消萬惡的特務組織，懲辦特務頭子和殺人兇犯。」大會延續達四小時之久，最後一致通過致電蔣主席及全國民主人士，對國民黨內反動派在東北之暴行提出嚴重抗議。廿九、三十兩日仍繼續舉行公祭。

日寇口中的東北抗日聯軍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在東北進行了十四年的英勇戰鬥。但是法西斯反動派企圖掩蓋別人的眼睛，造謠撒謊，不顧事實，狂叫什麼「東北從來就沒有共產黨軍隊」，「民主聯軍是那裡來的」等等。現在我們從日偽的報章文件上摘錄出一些挨打十多年的日寇和漢奸，對於東北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抗日武裝的記載，作為揭穿那些撒謊造謠的一個材料，其中當然對抗日運動可能是歪曲的報導，但我們都照原書，只在必要時附加一些按語。這些日本法西斯和漢奸們的文件，把中國共產黨人和愛國的人民武裝都稱之為「匪」，這是當然的事。愛國的中國人被法西斯匪徒誣衊為「匪」，這不是恥辱，正是一種光榮。所以這裡我們也不加更改，只在這類文句之下附加一個括號。從這些文件可以看到日本法西斯匪徒們及漢奸，雖然對東北的人民武裝百般辱罵、歪曲、掩飾，究竟還是不能不透露出一些無可隱諱的事實。從這些文件，也可以看到中國法西斯份子們的否認東北抗日人民武裝，是下流無恥信口雌黃到了什麼程度。

當日寇一踏上東北，便遭到了有力的打擊。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七日，偽滿「大同報」社論「全面和平」中說：「「新中國政府」當前極端嚴重問題，便是「滅共」。若不剷除「共禍」，安能得到全面和平……國內（按指偽滿洲國）之「共禍」亦有相當歷史，「匪衆」之騷亂由來已久。往者事變（按指九一八事變）以來，即有小股「匪衆」擾亂民心，甚常予我以巨創。此為昭昭在人耳目之事，勿庸諱言。其後，因我國經濟統治政策之強化，經濟事犯及反滿抗日思想之武力鬥爭，趨勢漸增，終至釀成蔓延形勢：……對於以上趨勢，應視為特殊之思想運動，因而徹底取締及治安工作之積極增強，是本年內司法與軍事上首要設施：……確保國內治安，確是實現全面和平有力之一舉。」

民國二十二年後，在中共領導下成立了東北人民革命軍。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偽滿警察協會出版的偽滿警務總局警務科長岡部善修所著「滿洲國治安小史」一書中說：「治安工作這時（按指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之後）漸入正軌。本期中值得注意的是「匪團」分成小股，盤踞在偏僻的山地，盛行襲擊縣城、列車等事。同時作為共產黨一翼的「共匪」，逐漸抬頭。」「這些小股「匪團」，當實行「討伐」時，便逃入高粱或山中，一旦「討伐隊」離開，便又集合起來進行襲擊。以二千至三千的「匪團」，襲擊日軍駐屯的縣城。」「特別值得記述的是，滿洲事變後，在磐石附近活動的中國共產黨縣委，組織了武裝游擊隊，前稱為紅軍。到大同二年（民國二十二年）九月，成為全國之首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楊靖宇，在磐石首先暴動。同年十月，南下侵入奉天省的金川、柳河、濛原各縣。」「吉林省方面，大同元年末有着很長歷史的間島方面的共產黨，拉攏叛變，取得了武裝彈藥，編成反日游擊隊。次年十月，在靖安軍大討伐之下，這些「匪團」中的王德林「匪徒」、逃往寧安、穆稜方面，殘存的「共匪」，便和間島方面的殘「匪」合作。吸收「土匪」，於康德元年（即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在延吉縣組織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團第一獨立師。同年五月末，更組織第二獨立師。……」「在此期間內（按為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八月）由於肅清工作的滲透，「政治匪」（按指東北軍及其他抗日部隊）、「部落」「土匪」（按指人民自發組織的抗日武裝）都有減亡的現象。但東北人民革命軍，相反的却繼續伸張，對前兩者具有領導作用，最後終於統一了抗日軍。這一期間的「匪團」，雖然在數量方面比過去減少，但在質的方面，則愈益進展，行動積極活潑，而且帶有思想問題的性質。」「康德元年（民國二十三年）冰解期以後，「匪賊」漸形活躍，到高粱頂盛時，其數達四萬。第二期治安工作完成後，東滿地帶奉吉省境東邊道等地的殘存「匪賊」，在數量上是比建國以來的時期為少，但在質的方面有了飛躍的變化。「殘匪」中不論「政治匪」（按指各種抗日軍隊）或「土匪」（按指人民自發組織的抗日武裝），追之愈急，也就愈抱有過激的思想，按照正比例發展，反滿抗日的行動也在康德元年三月，依蘭地方人民因反滿而全面地發生暴動，使一般士民及「匪變」的抗日思想，更為高漲。」（待續）

抽水河子街兒童團 幫助搜查敵偽物資

（本報訊）通化市江東區抽水河子街兒童，自三月一日自動起來組織兒童自治團後，本着自治精神，不打人、不罵人、不到壞地方去，而且積極幫助搜查敵偽物資。五日下午，街上一個十五歲的兒童吳鳳雲帶着許多同伴，從一口枯井裡搜出軍刀三把、刺刀一把、子彈三十餘粒，送到建聯會後，受到該會優厚獎勵，他們高興的說：「我們要繼續努力工作！」

「松花江」歌曲作者 張寒暉逝世
延安友好召開追悼會

（新華社延安二十九日電）「松花江」歌曲作者之中國名音樂家張寒暉，於三月十一日病逝。延安文化界特於二十四日假參議會禮堂，舉行追悼會。到會者有音樂、戲劇、新聞界等七百人。由詩人柯仲平及張氏故友鄧潔等報告張氏之革命事業與貢獻。號召同人以加倍之努力工作，悼念張氏之逝世。

最近出版新書
中共宣言與雙十協定……每冊三元
東北問題指南……每冊四元
東北現勢與中共對東北問題的主張……每冊四元
政治協商會議文獻……每冊四元五角
中蘇友好條約……每冊三元五角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每冊五元
批發零售 歡迎主顧
海龍東大街 東北書店 電話：三四號

晉綏減租減息深入地區 群衆生產情緒大爲提高 紛紛買牛積肥準備春耕

【新華社晉綏三十日電】經過去冬今春減租減息、贖地清債運動深入開展的地區，群衆生產情緒大爲提高。河曲一區，有五百五十六戶農民從減租清債中獲得本幣一百八十七萬元，土地千畝，糧食二千石後，就紛紛買牛積肥。僅沙口等兩村農民，即將查租獲得買牛五十餘頭，並有十多個查租後翻身的積極份子，團結全村群衆組織起變工組。廉城等三村變工組，更在城關買糞搜集垃圾四千餘馱，作爲農業肥料。很多富農自按法令退租後，即全力和佃戶提起牛車拉糞。興縣三區各村查租後，群衆紛紛將收回糧款買進土地擴大生產。全區一百三十一戶貧農，共買進土地四千九百畝。王家合全村三十戶，就有十二戶買土地三百畝，大家歡天喜地的開生產。新解放區之右玉、左雲、神池等縣，由於清算奸僞財產與減租運動比較普遍深入，群衆生產積極性也很高漲。右玉全縣五百餘村莊，有三百多村莊開展了清算減租鬪爭，共得白洋十五萬元，除一部用於辦合作社和公學外，大部份用於解決春耕困難。使許多貧苦群衆獲得種籽、口糧、農具以便開墾荒地。該縣已有一千五百戶農民預計今年可開荒二萬五千畝。

【新華社晉綏三十日電】晉綏解放區全境二千餘里郵電，已暢通無阻。除平綏鐵路沿綫（西至歸生莊，南至孤山、大同）均已通郵、通話外，兩大郵電路綫，已與外區聯接：一爲由豐鎮向東經官屯溪、陽高與晉察冀各地相通。一爲由豐鎮向西南，經關家堡、左雲等地與晉綏邊區之中心興縣相連接。至於綏南之涼城、新堂子、成村、壽家窰及綏東之隆盛莊等地，亦已分別設置郵局或代辦所。其中豐鎮至左雲之電話綫，全係新建者。

各地國民黨反動派 阻礙執行小組工作

閻軍埋置地雷 阻止實地勘察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日電】太原小組到來遠後，閻軍會秘密佈置地雷，用恐嚇的辦法阻止小組實地勘察。二十四日小組由來遠出發，向西南方向南山頭視察時，剛出來遠百餘米，不料竟在閻軍佈置雷地上，踏響地雷一個，炸傷三人其中有中共代表。陳賡將軍未爲之嚇倒，依然堅持視察。當時正值日軍六百餘人向八路軍南山頭陣地進攻，當時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國共雙方代表親往制止。不料在小組前進時，閻日軍卻秘密在小組後面，佔領我南山頭一部份陣地。當陳賡將軍到達閻軍陣地時，正看見日軍手持武器裝子彈，準備向南山頭射擊。陳賡將軍當立予制止，並將日本軍當時勢態攝成照片，並將日軍帶回來遠。

南通國民黨當局 限制學生請願

【新華社華中三十日電】淮陰執行小組於十八日下午抵達南通城。事前南通各校，均接獲當局「禁止出入」命令。各報社亦接獲當局命令：『於執行小組來通前後，避免使用「奸匪」字樣。』南通城內各街道，佈滿持槍步哨，要道口並架有鐵絲網。但在小組代表抵通之日，南通城學生青年、職業青年乃組織了和平民主的示威遊行行列自上午六時在城西北實驗小學整隊出發，沿途高呼口號：「澈底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實行政協決議」、「反對一黨專政，取消特務機關」、「澈查漢奸，解散僞軍」、「反對假造民意，反對官僚政治」、「反對學校監牢」。沿街市民、店員也擁護遊行隊伍。這時三青團員莫大雨說：「今天不來了！」企圖打消歡迎者熱情。區長張樂陶及三青團員，煽動同學回去。但大部青年學生，仍在細雨中等候。當執行小組代表乘車駛過時，人們不顧軍警攔阻，向執行小組下榻處求見。當局先以「執行小組代表，已經疲倦不能接見」推托，又說：「鄧克中校外出，請願書可以轉呈」。青年們知其藉口，數度交涉，鄧克中校始詢以是否收到請願書，始知被當局扣留。全體學生乃推代表向當局質問。遊行隊伍在城內各處作街頭演說，高呼：「民主只有爭取才會獲得的！只有實現民主才會得到幸福！」群衆情緒極爲熱烈，至晚始散。

「天亮了嗎？」

上海通訊　季平

「吃人的物價」

春天。上海人在過着饑饉的日子。

雖然救濟麵粉源源不斷的從外國美國的輪船上卸下，但是出賣勞動力的上海人卻是沒有福來享受的。平價的麵粉、白糖、油類都被規定了發售的地點和時間。可是不少挨着定時前去的人，常常是垂頭喪氣的回來，因爲發售的時間很短，價格僅低於市價百分之十，而且還要二十包麵粉一起出售，那些買不起二十包的，和沒法擠上前去的人們，那只有自認命薄，得不到「救濟」的份子。

市場上百物騰貴，苦力們的飯食價格飛騰着。單說油條尖餅，二月十日還僅法幣十元一件，到了十五號就賣十五元，廿號就漲到了廿元。這樣一個車夫每天至少要吃僞幣六七萬元才能吃飽。

因爲投機家的操縱壟斷，上海的物價眞是「一日千里」地飛騰。蔣主席到上海的那天物價曾經跌了一下，可是第二天就跳回原位，第三天就飛的更兇。記者摘錄今日（二月廿五日）上海的一般物價如下：米一石三萬四千元，（合僞幣六百四十萬元，較上週貴百分之八十）。煤一擔四千五百圓，生油一擔五萬七千元。

被面一條十四萬圓……但是在上海的夜總會以及數十家大舞廳門口，卻經常停滿了各式的汽車，吉普車。高掛「請君明日早臨」的客滿牌。演放「香艷絕倫」的「巨片」「蛇蠍美人」和「花開並蒂」等，居然有黑市。南京路某大食品公司「銀絲鰻上市」的彩色廣告，其售價每斤法幣八萬圓，合僞幣一千萬圓，卻是門庭若市。外灘某洋行出售「舶來品摩登手帕」的廣告，標價每方價格爲法幣三十二萬圓，據說該洋行生意殊爲「鬧忙」，足見上海的豪富大人們仍有很多的餘暇來下顧「銀絲鰻」與舶來手帕的興趣。而手帕一方，已足够窮小子數年的糧食了。

「亭子間」

上海人沒有房子住，恐怕是各大城市中最爲嚴重的了。

如果你要租一所房屋，那末就請先拿出「頂費」和「押金」來，一般的「頂費」從兩三根金條到十根金條不等，（一條重十兩）如果你要住旅館，好的二萬圓一天，中等的兩三千圓，最蹩腳的也要千餘圓一天，而且還得預先講定才行。

租額的不斷提高，簡直令人咋舌。記者有一位熟友，租住河南北路洪福里七號三層樓的一間亭子間，以前月付房租僞幣九百圓，今竟加到僞幣五十四萬圓，然亦莫可奈何。此外異想天開的事情也發生不少，例如在中正中路九七三號有一個二房東叫趙文秋的，他把一幢房屋出租給二十一個房客，最近忽然心血來潮，去警局領了一張「營業執照」，按照旅館收費的辦法，規定每個房間每日收費一千圓，房客莫不叫苦連天。

初到上海的人，都驚奇的發問：上海的房荒爲何嚴重到這樣？人口增加的緣故嗎？戰爭毀壞的原因嗎？不是的，據報載敵僞統制時上海人口還有五百萬，如今加上重慶客也不過三百多萬，而且從閘北到外灘，你看不到什麼戰爭毀傷的痕跡來，主要的原因，據熟知內幕的人說：上海有上千房的「敵僞產業」，一直被封條緊緊關住，數目不少的洋房又移去「優待」了日俘，再就是那些新貴和新新貴們每日都要搶上一批房子，據說一個人就佔了五座公館，一位官居少將的要員，於是乎平民們只好望而興嘆，擁擠到亭子間去了。

「生存綫外」

一個月以前，上海十七萬工人的罷工怠工熱潮起來，接着小學教師也進行大請願，最近甚至連大學教授也爲了保障生活而組織了聯合會。

舊貨店在各處出現着，一個傭婦的代價只要「吃飽肚子」就滿足，可是依然沒人惠顧。

車夫們也鬧起來了，因爲有慈悲爲懷的大人們，爲了看不過他們的健康在「不合人道」的奔跑中趨於衰老，以至於死亡，故在一月間訂出了「限三年內禁絕人力車」的通令，並決定分期減少人力車的數量，以達到全部禁絕的目的。一個黃包車夫向記者訴苦說：「不要我拉車，叫我到那裏找活命的方法呢！」據說車夫們聯合給當局寫了一封請命書，要求收回成命，至少也要把限期三年改爲十年。但是沒有得到理睬。

被生活逼得走頭無路的人們，很多就挺而走險，上海今天盜案之多，眞是歷史上所罕見。據報上公開刊載的：去年十月有盜案六十件，十二月就多到一百六十件，今年一月增加到二百多件。熱鬧的馬路如南京路，也有「白晝行刼」的事情，堂堂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公舘，也發生了巨竊案。不久以前捉到了一個盜匪，原來是一個「話劇家」。記者手頭有一份一月十九日的剪報，內稱：淞滬警備司令部槍決了五個強盜，內有兩個是教員，一個是學生，還有一個是印刷工人。

「他們是誰」

最使得上海人煩惱的，還是沒有人權保障，人民沒有自由，工人沒有罷工的自由，教師沒有講話的自由，學生沒有助學自由，沒有參加公祭的自由，他們到處碰着不相識的面孔監視着，背後有人釘梢，有時還接到莫明其妙的恐嚇信。

比方說英商電力公司的工友怠工，當局想用拖延的戰術打擊工友們的團結，但是失敗了。一月三十一日忽然來了四輛卡車，載來了所謂「索夫團」和二百個暴徒，衝進廠內，逢人便打，結果數十人被打傷，內中五名重傷，一人斃命。暴徒還捉二十九名工人代表送到法院，反而控訴工人「妨得索夫」，這些打手不知誰是他們的丈夫，「索夫團」那裏來的呢？他們又是誰呢？

在同一時期裏，上海的九十八個學校的學生組織了助學聯合會，進行募捐宣傳，但是借給該會會址的建國中學校長，那天接到好幾次電話，要他勸令助學聯合會搬家，「否則你們是有背景的，當心些。」聯合會的育播電台，一播台中突然中斷電流，一蒙某方人物傳授妙法，也這些人又是從那裏來的，他們又是誰呢？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東南醫學會開會，幾個同學開會出來，走至該校校門，突被兩個穿便衣的人攔住，問他們道：你們在開什麼會？誰是主席？誰是負責人？也在這時期內，有上海女中的兩位女生在走路時，突然後面追上一個歪戴呢帽的同事，突如其來的向他們質問從那裏來的，到那裏去？幹些什麼等等。她們拔步就跑。這些不速之客他們突然從那裏來的，他們又是誰呀？

最近每天反動派利用了一部份學生，舉行了反蘇遊行，東吳大學等三十多校學生，拒絕參加，會後這些堅持正義的學生，紛紛受到來路不明的人的威脅。

誰利用這些人物，究竟從那裏來的，他們又是誰呢？

上海的學生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上海學生愛國聯合會發出了他們的控訴和呼籲，「要求取消特務」，「要求實現蔣主席的四項諾言」，「要求眞正的民主和自由」。

（二月二十五日寄自上海）

國民黨違反執行部命令 封鎖南口交通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九日電】北平執行部第五小組，曾兩度訓令國民黨軍九十四師，迅速拆毀八達嶺、南口一帶之碉堡工事，開放交通，允許貿易自由。但九十四師始終置之不理，日來檢查行人更變本加厲。本月十一日，第十小組（交通小組）中共代表蘭子安上校之警衛員楊喜春中士，行至八達嶺，即被國民黨軍扣押二小時，逼問楊喜春是否爲共產黨員。按楊喜春此次奉蘭代表所派遞送重要函件，身穿軍裝，肩佩調處執行部肩章，具有正式護照，仍遭國民黨九十四師部隊無理扣押，則普通商人通過時，所受之苦難更可想而知。對於此種非法行爲，我方蘭代表即將向九十四師提出嚴重抗議。

北平國特橫行 魯迅晚報被迫停刊 政府當局繼續侵佔民產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平市魯迅晚報，創刊以來，頗得讀者愛好，爲國民黨特務所忌，發行常被破壞。近更迭遭特務警察之非法搜索，並威脅印刷廠停印該報，以致該報不得不於二十六日休刊。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北平訊：平市國民黨當局，繼續敵僞時期的暴政，侵佔人民產業。日寇佔據北平時期，曾在北平西郊建設所謂新市街，意在實行移民。當時會有數千村民，被强佔房屋，流離失所。國民黨接收以後，不唯不將敵寇强佔之土地發還人民，反在去年十二月，由北平市政府佈告，該地仍歸公有。並要追收三十四年度的秋糧。該地三十餘村人民，會組織發還日寇佔地請願團，向市府及社會局要求免收秋糧，並發還佔地，均經批駁。後又向國民黨所謂華北宣撫使張繼、鹿鍾麟等請願，亦無結果。又最近西郊萬壽路一帶日人陸續回國，所被强佔的房屋大部空着，各該房主乃於廿六日晨前往清理打掃，詎警察西郊分所人員，竟開槍驅逐。當地人民莫不切齒痛恨。

蘇聯代表退席後 安理會自陷僵局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據各方電訊：關於蘇代表二十八日離開安理會會場一舉，杜魯門於二十九日招待記者會上稱：「對此事並不憂慮，認爲蘇代表之退出安理會諒非永久性質。」杜魯門宣稱：「渠完全支持和同意貝納斯在安理會上之立場」。美國部份報紙對于安理會目前僵局頗表遺憾。紐約先鋒論壇報稱：「聯合國昨已遭遇嚴重之危機，其促成原因，乃西方列強與蘇聯對世界組織之看法有所分歧。我們甚願安理會政治家能不採取決鬪方式，而使安理會安然渡過此種難關也。」華盛頓明星晚報稱：「葛羅米柯離開會場時，渠並未歧視俄國與聯合國之關係。」

上海雜誌界聯合會聲援北平出版業 抗議摧殘文化事業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上海通訊：北平市出版業聯合會的「抗議摧殘出版發行自由緊急呼籲」到達此間後，上海文化界即一致聲援。呼籲書係三月十七日到滬，該日下午適上海雜誌界聯合會舉行成立大會，當時大會決定致電北平文化戰友慰問致敬，並採取有效行動，堅決支持北平民主文化事業。現該會已推定專人函詢北平各報刊損失情形，以便繼續請各方正義人士速予援助。

作家的業務

愛倫堡論：

劉羣譯

愛倫堡繁忙而緊張的工作着。每天他至少要寫兩三篇文章給中央和前線的報紙，給外國無線電。在祖國戰爭時期中，已經發表兩部他的『戰爭』速寫，一部『爲了生活』的論文集，也出了一本『自由』詩集和『戰爭』詩集。這些書在外國是用多種文字出版的，在德國佔領區它們秘密地銷行着。

在記者工作之餘，在百忙中，愛倫堡寫了成本的短篇小說，費着在不久就可以寫完。

這位作家常常上前線，不過，就是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時候，也和前方的人用私人的接觸與通信來保持密切的聯系。愛倫堡從前方的人們那裡收到最大數量的信件，他們給他寫出了對他的文章的反響，也描寫了戰友們的英勇事蹟。

照例，愛倫堡每星期總要抽出一天給自己的讀者寫回信。有一天據統計他竟寫了六十封信。

——作家、記者在戰時的工作意義，——愛倫堡說：——自然都已明白。在這次談話中我想講一講作家的業務。

我們有許多年青人渴望着這一行，常常把他們的作品寄給我徵求意見。

在舊時代，在革命以前，做一個作家是既困難而又吃虧的，那時人們走文學之路像是求取功績，僅僅是有這種愛好的人才成爲作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的業務卻似乎是尋求愉快的生活與光榮。

初學寫作的人總想像一切都很簡單，作家搜集材料，到什麼前方走一走，看一看，聽一聽，記一記，然後轉回來，像從森林裡提出了菌筐子一樣，選擇一下，把所記下來的聯接起來——於是，他的小說就算大功告成了。

一個人，未曾感受過他們所寫的東西，未會經驗過寫作，是不能成爲作家。托爾斯泰在寫『戰爭與和平』以前，會經作爲一個戰爭的參加者體驗了戰爭，而當他站在堡壘上的時候，他所想的不是小說，而是戰爭。

文學是一種沉重的勞動。常寫到深深體驗到好像自己是正在死去一樣。凡是作者所未曾感受過，未曾經驗過的，——都是劣等貨，都是藝術、文學拙劣的代用品。初學寫作者體驗的東西有時只够兩頁，就把自己看成作家了。一種可怕的誤解以爲作家——是像百貨商店一類的東西：作家是包寫一切的人，——這不是作家。

我們的青年往往不會表現自己的思想，他們的活生生的語言被一種定型的新聞公式，甚至於是一些浮官濫調所充塞。在學校裡應該就開始學會簡短明瞭地說話和寫作，顯然，這是件難事，寫五十行要比寫一百五十行難得多的。所有的創造過程——都是不斷的自我壓縮過程。一定程度的感情是必要的。我無論多少次重複看我的作品，——總能發現，有可以刪掉的東西。因此，我勸告寫作的人敘述自己的思想要像打電報一樣，每一個字都要付錢的。青年作家追求字數，在藝術面前和在讀者面前都是一種犯罪。

我讀了青年們許多小說和速寫，使我常常發生疑問：他們爲什麼寫？他們的思想在那裏？作者想說些什麼？平常事實的登記是不必要的，這是很明顯的事。在每天見面的夫婦之間，總是談些亂雜的家庭瑣事，那倒還可以。但是，如果他們一個月才能見一次面，他們就只能談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了。作家應該把自己的作和讀者見一次面，而不是和他們住在一起。因此，他所要說的就應該是有意義的和重要的了。事實和事件——只是要露給作家一種確信和憑證。

有人說我們缺乏鑽研精神，沒有鑽研精神是不可能有眞正的藝術的。

（摘譯自『交替』一九四四年七八期讀者討論欄）

延安歸來（七續）

黃炎培

寫到這裏，我想起一樁故事了：一九一七年，我是第四次去日本，那時我們最初提倡職業教育，在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手島精一，是一位七十餘齡的老校長。承招待到他的家裡長談，從職業教育談到日本勞工問題，他深深慨嘆：日本勞工被壓於資本家魔力之下，這職業教育一名詞，不許成立，只能說到實業教育。他說實業教育，是代表資本主義的。你們中國，竟公然喊出職業教育，我們慚愧了。接下，他老人家大發議論了，中日兩國，有眞正親善的必要，像現在表面高唱親善，骨子裡那裡是這回事。轉下來，大罵日本一般年輕小子，他大聲說：照他們這樣幹法，結果，只有同歸於盡。他大哭了。且哭且說我老了，看不見了。黃先生！你還年輕。（其時我四十歲）你們定須大大的努力，挽回你我兩國的危運。這一段記錄，寫入我東南洋考察筆記。這種書，在流亡生活中都不在手頭，僅默寫些大意。三十年來，天翻地覆。回想！回想！不能不感嘆手島老人的先見和熱腸。我感覺道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生氣蓬勃得很。岡野進有告日本國民書，結語是：立刻停止「戰爭、打倒軍部、打倒戰爭政府、建立人民政府、建立和平自由的日本。

沿着學校所靠的山坡，向右行，在近寶塔之下，石壁上刻大字，雖已模糊，彷彿是『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這幾個字。分三行，高約有十丈。傳說延安城是宋朝范仲淹築以防西夏的。聞尙存地方誌一部，不知是省誌？還是縣誌？惜無暇考查一下地方故事。

歸途，同車浦化人夫婦，我已認不得。化人自言三十餘年前，曾由我的手考取他入上海浦東中學，說了許多許多故事，我還能隱約記得，化人後來服務司法多年，曾任最高法院院長。現在延安，專任招待盟軍。

午後，走訪若干老友，陳紹禹、吳玉章……紹禹在養病中。

我和冷遹兩人與毛澤東暢談了。暢談到兩點多鐘。把緊要的語句，就我所記憶到的，寫在下邊：

中共作風，到民紀三十一那年轉變的。那時覺悟到過去種種錯誤，錯誤在中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毒。

當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沒有看見中國，看見書架上馬克思主義等書。

中國的貧農，他們要的是什麼？要求讓他們種田，他們情願繳租，苦的是租太重。至於自己有田，當然是很好。這是第二步的希望。所以我們提倡減租。不反對田主收租，如果減租，可以保租。

我們也不反對債主取息，但須減息，如果減息，可以保息。因爲貧民正要借錢應他們急需的緣故。

我們很願意向老百姓學習。

我們很願意使已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裡去。

我們自稱知識階級，實則工農份子的知識，有時倒比我們多一點。

在共產黨裡，只想消滅別的黨簡直和在別的黨裡只想消滅共產黨一樣的錯誤。這就是宗派主義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毛澤東還說：我並沒有其他資格，我只是一個師範學校畢業生。我說：我只覺你所講的，都是教育學說上的要點。二十三年以前，提倡的新教育，不就是講實際知識麼？不就是講尊重人類本能和個性麼？不就是講適應人生需要麼？我總覺得眞理只有一條路，不會歧出的。

我們的正式談話，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到毛澤東家作一個結束，毛澤東愼重地分送吾們一份談話記錄。第一部份是中共對吾們來延安以前預定的主張，第二部分，是中共對中央的建議。

把這份建議，很充分確地對着我們一一說明。末了，毛澤東從席上恭敬地起立，囑我們歸去時，務須向蔣委員長多多道謝，給我們難得的機會。有諸位來延安，使我們聽受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的了解。並祝蔣委員長健康。正式談話就此結束。

當夜，軍司令部公宴爲我們餞行。高級將領都作陪。我和朱德、周恩來等六人同席。有一段談話很有趣味：

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級將領，外面沒有見過的，總以爲個個都是了不得的猛將，說不盡的多麼可怕。那裡知道天天見面談笑，眞是古人所說：「如坐春風中」，這一點太出我們意外了，我說。

他們答復了：我們這班人到底年紀都是五十上下了，過去的經驗也不少了，不知不覺中在那裏起變化。

加上近年來大家有些新認識，也是促成我們改變態度的一種因素。這幾句話，眞覺得使我們深一層更深一層的尋味。

公宴畢，邀我們看劇。在致詞答詞以後，特演三打祝家莊。是新式的平劇，而特別添上若干部分新資料。祝太公家一群司賬、門公，見錢伸手便要，做事一塌糊塗，對主人一味獻媚，無所不爲，弄得佃戶怨氣沖天，宋江等一大羣梁山男女，打進祝家莊，就得這一隊農民助力。一面救出七位弟兄，一面還高呼解放。

我那裡會批評戲劇，我就是有一種認識，今天談藝術，只有能深入民間的，會居第一位。顧曲周郎實嘆了，而無法博取民衆同情，貢獻那能算大。像這劇我確信是一種利器。

在男女老少一千多群衆極度興奮之下，閉幕已快到夜半一時了。

到寓所，稍稍收拾行李，快快睡下，鷄已在唱了。

五日（星期四）晴

在都鷄亂唱聲中，急忙起身，中共諸位朋友，很好意地堅留我們多住幾天。毛澤東正式留我們多住一天，我們本無所謂，回程的飛機，約定今天，重要關係的，而諸老先生在第二三天身體感覺不適，到底年紀較大，天天是長日的奔走談話，是很傷精神的，還是決早回去吧！但到今天他老人家身體倒又回復健康了。

今天是在延安末了半天，這筒清淺，我可忙了。我有一種怪皮氣，歡喜在忙中幹完多量的工作。又絕對不許馬虎，這是校母我師的遺教，越是結束越要做得道地。這是關於生品格和福澤的。這當然是一種老輩的辦法，但我從小很深刻地印在我腦海。

四點鐘起身，預計在這兩個鐘頭之內，要作完下面幾件事：

寫一封信，寄給重慶我的夫人姚維鈞，把前天所作一首七律附去。聞重慶延安間郵信很難到達，我要試一試。並且這是我和維鈞結婚以後第一封信，在延安發，做一個特殊的紀念。（這封信總是在七月二十五日那天收到，特補記一下。）

還寫去蘭州較近，再寫一封信寄蘭州，給我的妹子和我的女兒。

中共朋友說：如有上海去信，可以設法遞到的。

第三封信，寄給上海陳陶遺等幾位老友。

還有一件事要替亡友鄒韜奮寫一篇一週年的紀念文。韜奮是去年七月二十四日那天在上海過去的。好幾位朋友要我寫一篇留在這裏。這也是自發的情感湧出來的，覺得不能不寫的一章，就寫吧！枕上先想一下，提筆來寫韜奮逝世一週年哀詞：

『韜奮！嗚呼！韜奮！人人爲他的死而痛哭，君之生命遂奮鬪以犧牲。不犧牲於沙場之砲火，乃犧牲於流浪的生活與渾濁的氣氛。不是東西南北的奔波，君或未至於病，病亦或未致於死，而君竟以是捐生。嗚呼！韜奮！君而有知，倘猶憶五年以前之巴州張家花園之寓樓，一燈如豆，百端悲涕，我欲留君而不得，從此生離死別，一瞑千秋。』寫至此我哭了。接下去：

『嗚呼！韜奮！祗留下一副又香又潔的骸骨，問何年得正首丘？今日者距君之死，歲星忽然其一周，君身何往，君魂何歸？而我乃飄然爲延安之遊。猶得見君之名於書店，猶得見君之少子嘉□。比一年來提及君名，輒爲哽噎。嗚呼韜奮！被君稱爲知己之我，乃僅僅報君以熱淚之變流。』

我大哭了。一面還接着寫。

『嗚呼天不聞，呼君不應，此寂寞之人生，欲解說其何由。』寫至此砰砰在敲門了。我急喊：請隔壁坐三分鐘，就來。趕快接下去：

『雖然，毛君已矣！忍忘大職之去酬，我後死，[illegible]勝利！民主！民主！這疾呼者，雖不獲見於生前，終得實現於生後，嗚呼！韜奮！嗚呼！韜奮！死而有知，其又何求。』

急忙忙的關門，到隔壁一室，許多朋友來了。差不多天天來的朋友以外，加上周揚、張仲實、蕭□、柳湜、汪雨湘等等。若干位名字已不及記。坐下話別。

有人說：中共還在試驗一件事：開會太多了，時間費得越多，效能越少，正在極力歸併集中，減少。

這裏標語已經減到極少。覺得消耗了物力，毫無作用，徒然使人討厭。

陳學昭陪我去買紀念品了。我所定買物的標準是能代表地方特殊性的土產。學昭陪我買了幾種食品、兒童玩具，還替我奔走兌換貨幣。所買到的，最得意是粘土模型一匹白馬，一陝北婦女騎坐在上邊，服裝形態，完全是當地模樣，不折不扣。據說是一位大學教授太太的傑作，可愛得很，也是擁護政府提倡公務人員家庭工藝的一種表現。學昭還贈我白玉水盂一座，同樣的可寶。（待續）